列傳卷第一　范曄　後漢書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玄　劉盆子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舂陵孝侯買生南頓君欽欽生光武及伯升伯升字也太守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更始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聖公避吏於平林更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爾雅曰鳧茈烏芹也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今俗呼爲烏芹續漢書作符訾新市人王匡王鳳爲

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
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緑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牧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緑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
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遣太師將軍（太師莽所加官名）荆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厓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幷泥刺殺其騶乘然不敢殺牧也）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略婦女還入緑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汪兵王匡王

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等（續漢書印作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蜀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弔反）復聚衆千餘人號江袥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掾其安集軍衆城權以爲官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乃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

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丙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
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
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
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
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
於是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
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
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
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
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爲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

守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水衡大司空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
輔震動是時海內豪桀會聞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
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偏於天下
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
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水所漸潤故以爲名）收璽綬傳
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嘉其勇壯賜以酒食
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
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
生縛王匡哀章至昏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
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

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
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
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赤綦鐵柱
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驚也特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
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
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
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卉前殿郎吏以次列庭
中更始羞作偪（作顏色變也偪俯也）諸將後
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言省之
更客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

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
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賜爲
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
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
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印爲
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
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
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五里）威
中郎將李軼爲武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
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郡）驃騎大將軍宋

俱為顧陰王母尊為郿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歸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覃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

說諛放縱者更始好從受納之自是無復敢言諂私恣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收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庄張邯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襜褕謂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皃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衣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也）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公羊傳曰爛羊胃為養）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三台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皐台為帝佐又匡綱紀大小一五百三十四个）

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庇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尊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為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禹勿與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并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海內望此有闕度漢祚已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害錦不亦多乎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也惟割害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繫淑詔徼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實為漢主今皆去劉氏眞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乘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

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
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櫟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弃軍走死者三萬餘
人時王匡張印守洛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印
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聞旦暮當旦至今獨
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
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潮池
中爲盜耳申屠建龔祉等以爲然共入說更始
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又赤眉立劉盆子
三匡陳牧成丹趙萌老新豐李松竈（音卓子佐反）
大夫陳富合謀欲以立秋日襲攻更始時天（前書音義
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馬城即此也）張印謂
曰寇獸以立秋日殺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臘其俗語曰臘（音丑子反臘音昔又）
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云不召
張印等印等皆入將欲誅之唯呪冀至更始狐疑使
印等四人且待於外虛印與湛毅疑有變逐突出
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毅遂勒兵入宮
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率妻子
三輔云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等收

元年與張印等同謀乃並召入牧卅先至即執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印等合李松遂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從宮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逆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守城使李松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況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況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名之為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為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赤眉

恭以赤眉章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出步從至高陵上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或作下丕或作丕一本作心

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比衛與四

之亦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

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

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

眉坐更始置殿中將軒（軒謝承漢書曰不能

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

校劾欲自刎赤眉即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

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

治安依諫祿居劉盆亦擁護之三輔若亦有暴虐
之酷更始而張印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
谷暴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
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
劉盆恭夜往收藏其屍北弋開門湯焉語在司徒鄧
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弟與
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
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
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北宋州縣也灌澤縣今屬梁国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嗣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曰曰曰剋紂而還師漢起馳
驅戰鬬烏合之衆（輕黠謂輕銳桀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
一而旋旆之所捲及（捲與遍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
稽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
夫君權者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
興況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屬泰山郡泰）城王景王章之後也
（高帝孫祝茲侯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
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

正統十年刊黃麗高雅風

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縱與之視其之市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幾盡宰不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仇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窮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貴反因與呂母入海力可猛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猛與猛相類也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

破海曲執縣宰諸吏門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聚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崇字細君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相聞至萬餘人崇安宣祿皆東海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音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宣字騎撑謝祿字子音皆東海臨沂人也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王莽所遣平原王匡王莽改北海爲縣曰探湯教探湯侯田況大破之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

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攻陷城邑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從之圍宮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

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改東海郡曰沂平公郡守為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琅琊入海攻拔海曲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私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頓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大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厭（厭）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

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
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白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爲）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社稷故郡国多爲立祠焉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完諸呂安盆子尋其後故軍中祠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誠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扶義誅伐以此據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又邪（今彭陰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二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簡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

孫景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筒中簡札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二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衣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韜折弃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頭俗人也半頭幘之制未詳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東宮故事曰太子青空頂幘一枚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

格惟也車上施帷以弁敝者交絡之以為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為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趙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單于陵與更始叛將張印等連和遂攻東都門東都門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譁讙譁也讙音火元反挍飾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都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轉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

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發亡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隸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甚益不知書（言不知其書名也）各拔兵相擊（各拔兵更相擊向大司農）大司農欲止之更有亂（有亦更也）亂尚不知此皆可格殺（相持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擇門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益字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破門相庭中盡服根（爾雅曰葉）

（服字或作匐）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踩宮中有故枯之樂甘泉樂人簡兵擊（樂人簡兵擊謙兵來服鮮明）之（宮有屍刺之）

者見益字叩頭言飢（言飢欲乞米）後益字書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亂與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宗等來（劉恭為帝德誠深辱立）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願）賢知（賢知）惟（惟）君省察（察）幸（幸）謝曰此（此）固（固）或（或）已（已）寧（寧）式（式）侯事邪（邪）（劉恭為立）

盜子為平林將重級即頃之今
賊如故更人貢獻朝見崇敬流聞天不忍恨
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陛下遊賢聖
答欲殺盜子以塞責哀憐之耳因涕泣嗚咽
言哀無所離死也言畢又會者數百
級盜子號呼不得已罷出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
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其抱持掌帶以璽
綬盜子號呼不得已罷出皆閉營自守二輔翁
然稱天子聖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人滿得二十
餘日赤眉食盡復出大略攻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高廟車甲
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盜子乘王車駕三馬續
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九斿右旗加鸞三馬 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
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鄠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
上陽城黃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
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
發有五重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要帶已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四下至足縱
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匣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大司徒鄧禹時在
長安遣兵擊之於鄠夷豬蠭右扶風也反為所敗禹乃出
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未央宮北亦曰北

官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延岑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精兵在外唯益子壯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棠街中（中有棠街）禹兵敗走延岑乘勝追之表裏合圍（圍一作圍）禹大破也岑即入據長安戰於杜陵岑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等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圍可大破也岑即還北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幟安等望見旗幟皆自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遂定安與敕千人脫歸長安

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百骨曝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聚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間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也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也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弘農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地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

爲乃遣留兼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王璧各一積兵甲輜重數十餘萬人皆得飽飲明旦令縣爨煑食衆積困餒大噉兵馬相蹈洛水爲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點宗室無害者（釋名曰點猶黮也又謂柴等曰得無悔降乎眄盆子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無所叩頭曰臣等出長安市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復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鍾鉦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音古巧反佼猶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庸之人稍勝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掠社稷汙井竈（竈音作到反）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昌 劉永 張步

李憲 盧芳

彭寵

陽賜宅入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殺劉盆子樊崇等
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壽閿內侯與徐宣
俱歸鄉里卒於家劉秦為東海相繫獄
掠不誅帝薄益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
失明現案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
列也租賈鹽鐵論云郡
國有什伍貴賈欲罷均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雖聞假稱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未看阻亂阻恃也盆子
據符璽亡是器皇帝之器物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昌 劉永 張步

李憲 盧芳

彭寵

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數術人也素為下相王明星歷
音數術數也在侯於是與之親善
初王莽篡位長安有訛言劉子輿當興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
文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
謠者當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

遂委身就館趙后寤之通飛也僞易它人子以故
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與
卿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巴東也
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求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
林等愈動疑感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
視其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
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完
年十二月林等脅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
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
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

門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
昔遭趙氏之禍困於王莽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解形消形猶脫身也王莽稱
位獲罪於天天命祐漢誅滅僭逆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
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
人間南鎮諸劉爲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岳諸劉也
朕仰觀天文乃與子斯議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
氣熏烝應時獲雨喜聞爲國子之龍父古今未易
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
若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

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髮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泥滯或不識去就彊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恩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今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哲先得郎撽南走信都（撽趣也音古）子豆及發兵狥旁縣遂攻相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克敢死出戰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

詩云饒不戰自服先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劉演（續漢書演作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也其郭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舉者乎威請求冀君侯先武旨顧得全身可乎（顧猶念也）威曰邯鄲雖部分固守尚賸月終不君臣相率俱會身亡竟解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惲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郭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

立元始中立興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夏之女)爲王莽所誅更徙洛陽紹封爲梁王都雒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勑少公御史大夫封脩遂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潛睢山陽南楚山陽攻殲爲橫行將軍(兩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北俗音訛)時東海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來遣使拜憲翼漢將軍與共連兵據輔濟大將軍與共連兵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聞天子建武二年夏乃

出兵攻大將軍蓋延等伐朱初陳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梁紆等守洛陽紆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乃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救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復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

收茂建戰敗弃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
汞(戈音皓)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汞自
茂建走鄴(今亳州縣也鄴音在何反)諸將追急求將慶吾斬汞首
降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汞子紆爲
梁王後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
都尉王霸虎牙將軍陳俊將五校兵救之紆
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利而建先子誦反閉城門
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騎都尉
西防彊與劉紆奔垂惠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遣

龍(龐萌)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
中更始立以爲虎牙將兵扈尚書令謝躬共破
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爲侍中萌爲
人逐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
延共擊董憲時詔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
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
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

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夫下邳還蘭陵使戍彊助朔
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
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次任城去桃
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
日衆疲乃下及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前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
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益固
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前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
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明旦彊夜開門輸重逃奔董
憲乃與劉紆悉其餘衆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
新陽縣屬東海郡 帝先遣吳漢襲破之憲還昌慮漢進守之憲

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
二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 帝至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
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
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
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
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
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 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
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吳漢等復攻拔郯憲
與龐萌走保朐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門即此地也 劉平不
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

朐明年城中殺盡憲明潛出襲取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明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降漢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為吳漢差乎吳所得也吾何憂哉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平與方輿音防預方輿人黔陵亦斬前侯黔陵屬臨淮侯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稱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

攻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會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會其爵号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偏將軍弘弟普等武大將軍靈等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濰黃濰潮也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詐步相見欲說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亟乎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拒閎攻城耳何謂甚

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觴酒待以上賓
之禮令閉閤掌都事（閤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
大夫伏隆持節使齎拜步為東萊大守劉永聞隆
至劇乃馳遣亲步為齎王步即殺隆而叛永命是
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
郡十二又劉永死兵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
漢公置百官王閻謙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
山東頗能歸之今尊亲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
詐（汲黯自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
之其將軍皇甫歷下冬建威大將軍

令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弃兵永遠客（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
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弃於臨淄步與大敗還弃廣
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
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取弃走
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壘既罷茂不能待邪步曰負
負無可言者（負猶恥也尋言之者即之也）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
者封為列侯步悉斬其將帥降步三弟各
自繫所在獄中（小之封也）步之封洛陽王閻亦告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
與弟弇監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

追擊斬之王閎者王莽叔父王阿侯譚之子也哀
帝時爲中常侍時定陶丁傅用事閎屢言不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閎閎不與以與
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憚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
如淳曰宣德後閤王朝更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閤宮中門也
如淳曰宣德後閤舉手叱賢曰宮車
晏駕何敢爾賢恐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
授綬閎馳上太后詔朝廷壯之及王莽輔政位漸
尊爲東郡太守閎惟誅常繫縶手內莽敗
如淳曰閎爲東郡太守三十餘萬口歸降更始
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盧江屬令王莽每置屬令職
如淳曰并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
以憲爲偏將軍盧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
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
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
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盧江
舒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偏將軍士昂音昂姓也出宋昂產之後也其韓非子也追斬
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昂爲意漁浦侯後憲餘黨
潛于臨淮等猶聚衆數千人也據灊山攻殺安風令灊山安風
甘縣名屬廬江郡灊縣故城今壽州也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討帝議欲

討之盧江人陳兇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旨曉喻其
之也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潛山人共生
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大
守寵容貌能飲飯飯音扶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
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遇害寵以爲郡吏地皇
中爲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從王邑東拒漢軍到
洛陽閭閻屠肆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
至漁陽抵人時吏也抵歸
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
北州謂幽并也制御專拜二千石已下至劇以寵漢

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
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薊縣西北也又光武鎮慰河
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
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眾多
疑惑欲從之吳漢先寵子正語在漢傳會上谷
太守耿況亦使功曹謀共歸光武寵
乃發步騎二千人以吳漢都尉嚴宣護
軍蓋延狐奴令王梁抵蜀漁陽郡故城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
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大將軍遂
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

馬北至劇龍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也侍光武接之不能痛以此懷不平不能痛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閒幽州牧朱浮浮與劉昌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龍以所服劒又倚以爲北道主人龍謂至當迎門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聘豐昌及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聖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帝時爲少府王莽篡位時爲更始將軍及莽衰位後豐意亦平辛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爲不至於此又即位吳漢王梁龍之所造並蒙恩三公而龍獨無所加愈快快不悅戴曰我功當爲圭復爾者陛下忘我邪

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彭寵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易致資也積珍寶益富驕恣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等寵盛言浮枉狀枉猶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撫養固勸無受召寵又其常所親信更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違使要誘況況不

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龐隆軍路
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嘗相
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若還(若汝也)軍必敗矣
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
大破隆軍浮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攻
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
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士
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
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子往來道路無絕六十
事曰在火鑪下鑒地求之不得也中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衡音橫)
劉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惡音烏
路反)

(惡音烏路反)

(惡音烏

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晝夜後解寵手令作記書以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眞蘭卿所速開門出物若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寵及妻子

置囊中偏持記疏出城因以詣闕封爲義侯

日閭門不開官屬蜀郡張重等逾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甦

韓立等共立寵子侯子眞蘭卿爲將軍

師韓利斬牛首請征虜將軍李遵降其宗族

盡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輔有左右谷）

城在今平涼縣南　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

帝崩孫程等立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王薄鞮單于之妹爲

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

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

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

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三輔末乃與三

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

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

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欽平）

定西方故以爲號　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

與漢約爲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爲兄弟後匈奴中衰乎呼韓邪單

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以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與李興等和親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塞都九原縣）掠吾與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榆林縣也）掠自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閔

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臨見將故馬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畔叛芳與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臨見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大開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實內離遂率輕重與（輕騎二千入匈奴其衆益歸隨昱乃使使者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鵕胡侯（鵕謂琢鵕之故以爲名下有鵕侯即其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

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
傅賜綿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
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
孫之憂所宜共除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
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
非敢有所貪覬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
以父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
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音拂
柿附著猶
言親戚也
赦臣芳罪除以仁恩封爲代王使持
節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
景純云古集字

永平元年餘乃貢恩貸猶貸也謹奉天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
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今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愛丸乃
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
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
安定屬國胡與芳家隔黃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
縣官徭役其中有駿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
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攻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
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古欣字出擊三輔騎擊之少伯
乃降徙於奠縣奠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

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天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天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夫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閒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下足舊發英靈而憚畏之也及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交

龍以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曰羣龍无首吉也昌光武初起南陽也憲深深江趣廬江也實惟非律代委神

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理更代破滅委弃其神皇之國伏於光武師之律故

籠負強地據漁陽也

列傳卷第三　范曄　後漢書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公孫述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王莽改置國師位上公王莽僭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王郎（楊廣吳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步兵也（史記范雎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衆心咸

謂詔書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詔書辭讓未得
已曰諸父衆賢孟皇小子巡能用詔書言者乃敢從命
衆皆曰諸詔書既竟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方望說詔書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
起今立者乃在南陽長安雖欲以漢為
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
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前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
茅
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詔書從
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詔書辭讓未

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以所以祀神也 祝畢有司穿坎于庭
周禮曰明器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埳其牲加書於上而瘞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
前書曰匈奴傳云漢遣郅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盟諸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盟
路刀金留犁拭酒應劭云留犁飲巳也捝擾也岂擾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即
而歃也以此亦言錯即歃字錯置也音七故反 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
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慢姦慝明神殛之 殛誅也 高祖文
皇武皇僤隧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
錯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錯不濡血敢不入口
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雞血加書一如古禮
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

上將軍隗囂曰虎將軍隗崖充將軍隗義右將軍
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
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蜀正屬蜀令 莽以周官王制
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尹尉如太守屬國長職又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
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蜀令男氏屬蜀長皆
代其官其無爵者為乏又置大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 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
理鴟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 五威將軍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作漢之意 其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飾
文以為祥瑞 大風發屋王路堂又按其昭寧堂池東楸樹大十圍莽乃曰念
紫閣山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憲
也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戲弄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公謂公旦周公
天葉自陳功勞予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 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前昔

商山之四不足以盡我 商山四皓也
高皇帝之德 高皇帝始起於沛斬白蛇之劍也 竹帛以紀之 竹帛以載之
端以喻哀民蓋天為父地為母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禍福之應
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
天術援引史傳 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瑞言莽采用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厚之
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言堯舜皆天父求救莽乃率群臣於南郊陳其貪命內狩心大哭
一二數欲至萬世 史記曰秦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
來除謚法以為如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
當盡此度 莽令大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 偃亡秦之軌推無窮
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分裂郡國斷截地絡 絡猶
經絡也謂莽分坼郡縣斷割孤界也 田為王田賈買不得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 規鍾山

澤奪民本業 并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 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并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朝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氏祖昭廟五曰齊地悼王祖穆廟六曰齊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大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殿高十丈餘半之為銅沙漠檻飾以金銅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死者萬數也 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被白黑來車奔馳 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幢從騶騎四十人 法冠晨衣無章 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 妄殺衆庶行炮格之刑險順時之法 并作其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并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 灌以酵酯裂以五毒 并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酵酯盛毒藥灌之五毒未詳 政令日變官名月改貨幣歲改 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市買并悉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并并田制收四稚

民皆亂不知所從商旅窮困君臣驚怖市道設為六管主世祖設六管之今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斂刻百姓享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 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并令七公六卿無貶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教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冤沒入鍾官 并時關東大飢蝗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樞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十万數到者日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徒隸殺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并今十二部並出入邊寇河奴并叛攻句町王為侯其王邽紹怒不附并與牂柯太尹周歆詐殺邽弟承起兵攻邽 西侵羌戎東擯濊貊 擯擯拽也羌龐恬傳曰羌豪滇良等反攻西海大守陳永并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為寇 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濱將地無類

天疾波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
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
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
誅刈顛殞也殞絕也刈芟也芟殺其子宇臨等妻
子明矣卒大臣反據土形已成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充秩宗陳茂舉衆外降
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治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
漢定定於洛陽高高也謂光始二年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
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
号莽改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号然後還師振旅槀
弓卧鼓周禮曰出日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卧猶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
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皆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嚚乃勒兵十萬
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
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
無叛者嚚乃遣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
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
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嚚遂分遣諸將徇隴西
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

遣使徵晉及崔毅等晉將行方望以為更始禾可知固止之晉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當望異域之人疏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冀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郭隗事見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故欽承大吉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甚謀慮動有功效中林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並肩（管子曰相公謂有仟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者旬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李貢其容也何則泛彖蟲收責句踐偏舟於五湖（偏舟待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彖蟲句踐成霸為書辭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曰知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反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公子遂巡於河上（遂巡猶逡巡也）夫以二子之賢勤銘兩國（銘猶刻也）猶前迴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蜀其後時有奇人耶又聞暇廣求其貢（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頓將軍勉之晉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徵晉曼其交崔義謀欲叛歸晉懼并禍即以事告

之在義誅死更始感嘉忠以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二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嘉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卑下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嘉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嘉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大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嘉嘉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前

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弁改清河爲平河）爲掌野大夫平陵梁子春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參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參示有先也故祠祭酒參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厲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河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河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爲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閭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嘉通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嘉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嘉遣將

軍楊虛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 烏氏縣今涇州平陽縣南涇陽故城是也）嘉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畏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嘉乃上書詣闕先以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吕鮪權衆數萬擁兵公孫述通寇三輔嘉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但駕馬鉛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王馬駕馬最下者也詩云鉛鉛刀為鈍言駕馬鉛刀不可強扶持二用也）數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功成之時故喜以為言）嘉白宣千

策白數不為無損況未見將軍之利乎（說淳于髡白人有貴戰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梁伯梁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歐一朝之價伯梁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乃能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群也見敞傳）閒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欵欵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數千百人蹲躅三輔（蹲躅猶跼蹐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有矣今關東未寇賊往往也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頗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僵肯交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功成之時故喜以為言）嘉白宣千

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僕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間構也）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送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宜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虛字也）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頓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篤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朝詣

重閉門不欲東連遣使深不持讓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鎬謂鎬擊也）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向上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楊虎董憲起琅琊東海李憲守舒劉紆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歸帰光武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

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據秦舊迹秉秉河山（秦列山而內河左傳曰秉秉山河）元請以一兒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漢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霧龍蚯蚓同矣其所乘故也）囂忿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自以為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其敝猶足以霸（前書音義曰圖王不成其敝足以霸）前書音義曰圖王長者捐捐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捐捐相隨東詣京師）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遂據蜀乃謂諸

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盧傳也）告示禍福囂窘急樓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荅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特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也）乃謂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遺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柏（縣有關屬蜀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多設支閣（支柱障閣）帝知其終不為

用區欲討之（區猶遂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書喻旨囂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抵（抵扳也西音鄭仲産泰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重得活

心（缺）不知者言以囂文書詐其子佰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汧州汧源縣南）與囂書囂與囂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不識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兵不遜略言則事不決（決猶了也）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庶幾得獲全有活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猶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為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

定郡今
涇州縣馬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奈遵
於汧兵糧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
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續漢書云遵
降封上雒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
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嘗於
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勤勤不避矢石者豈要
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家漢厚恩思效萬分
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則後辭未詣切甚囂不從故
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逕雞頭山道此雞或作笄一名鳥
鼠同穴山在今渭州西逼隴囂出不意
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杜
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戎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
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帝使王遵持節監大
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
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軟
盟為漢自經歷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
洛河南洛陽
東都也無所統壹欲東收關中北
取上郡進峯天人之用退懲外夷之亂數年
之間與聖漢復存當擊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

民已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
吏皆居冗處之從完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
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
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抗
遵為大中大夫論議之職每又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
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
以奔離之卒拒要害之吭當軍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
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汙也是以功名
終申策畫復得故表吾東縛而相屠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寧戚飲桓
公謂鮑叔曰女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死亡出亡
曾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寧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黠布杖劒
以歸漢黠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劒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
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
以當參之有識邪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
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資器大將十三人屬縣
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資將妻子
奔西城從楊廣西域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戎李育
保上邽詔告資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
也高皇帝云猶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
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為黠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黠布
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

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於是詔其子恂使與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合并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 續漢志曰賴川賊起故東歸 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促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襄會與漢等食盡退上云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囂九年春囂與妻子餓出城降 續漢志曰五年冬天水童謠曰上天令天可上也人安得人時囂勿起兵於水後竟破滅囂必病凝上天到 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必病凝上天到 囂部門名也有緹騎掌山 王元周宗立

[illegible]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米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圭心憤而死 續漢志曰五年冬天水童謠曰上天令天可上也人安得人時囂勿起兵於水後竟破滅囂必病凝上天到 出吳郡舊錄 掌山吳郡舊錄云囂死因于東平也 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合并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在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 周宗行巡為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谷令襲爵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鍇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

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
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糾收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孝文
之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
大國（東通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右者以秦地險固二万人當諸侯百万
人前書曰出肯負高祖秦得百二焉）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以禦堂
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至使窮廟策謁征徭身歿
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終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
方之桀（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嘅
龍也謂正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
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讓乎（天力謂
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
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無益發焉）哀
帝時以父任為郎（古注任音壬言保任之而不顧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
侍中任子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後父仁
為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
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
之常居門下
故以為号）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
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
州謂有鬼神（言明
察也）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

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也後有能以及更始立豪傑各起
江曰蜀江臨邛今邛州縣也
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
中文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尚今商州商雒縣也雒陽
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
眾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奉璽等至成都虜掠暴
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意
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
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
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使
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
詣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
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
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眾降風俗
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齮秦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
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
述恃其地險眾附有自立之心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悞於
綿竹繫宗室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
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
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廿湯武牧乘謙吳王曰湯武之土不過百里若
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間隙也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号

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国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堨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卓王孫曰吾聞嶓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主之美養衣天下機杼甘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殊反提音上移反漢中杜襃斜之險東守也郡拒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盛曰栝又有惠饒銅銀之利丙穴旨器外盛曰壤果實所生無饑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幹音古旦反浮舟轉漕之便北據隴以和蜀故基在今陝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忘辰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勢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還夢有人語之曰八人子系十二孫公孫氏說文云公吾私反其祭者係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

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漢以太守爲尹與以洛陽爲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亂越巂爲焉

將軍侯丹閉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白水關城在今縣東北故城在州縣也

將軍岑彭率滿於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北旨縣名屬巴郡閬中今隆州

敗述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閉守白水關口以待之

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皆降於述述以李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我留江
王六年述遣我與將軍任滿出漢關下臨沮東陵
間（單煬國志曰巴郡太守故置江關都尉治魚復今奉節縣治是也臨沮故城在今宜都縣西北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奉節縣東魚復縣西北臨沮縣名後屬南郡故城在今荊州當陽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荊州刺
鄧竟不能制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云）又壞
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行（黃牛白腹五銖錢漢貨也）
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号白五銖錢漢貨也）
下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以
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漢十二公（尚書考靈曜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

歷敘書也（據法曹十二帝言十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録
孫氏程録重決括地象一代者汴數宮后
運法曰襲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
孫氏程録並可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與
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鳥也述言西方大守能亂絕卯金也）垂德之運
當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
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
中國冀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
公孫即皇帝也代漢者當塗高當塗高之身邪（東觀
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
手（王莽許以鐵契石龜文圭來印等為符瑞言不足復信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

甘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曰月已逝妻子
弱小當富貴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
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
隗囂稱臣於述述驕都尉平陵人辯邪見東方將
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
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
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其起自布
衣無公劉大王之業也收秉諫吳王書臣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兵破身困者數矣然單敗復合創愈復戰單敗謂戰於睢水上
勉進所以後得誅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
作於成皋間項羽射傷漢王匈奴復戰
何則前死而成功後退

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事於邛笮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内精兵咨由武擔江陵臨江南之會荷亞山之固（巫山在今峽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咨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扶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搖冀有大利未必悶羣臣博士吳往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爭廣封疆者也郎中倉慈（鄒陽云周用慈烏集而王）路馬仰敵所向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也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咨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以爲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間爭之述乃止延咨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圍守中侍中尚書兼事都尉御前驅九游雲罕鳳皇闌戟皮軒鸞旗旄騎（旄頭之騎也）陳乘輿於前式道侯從車出房閤又立

其兩子為王食犍為漢各數縣蜀多諫以為
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
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
并以來當空求即詐降使人言白帝倉以穀如山陵
百姓空市里行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帝
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虜可信道隗王
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
使將數萬重據守指河池河池今屬
司徒在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
馮駿等校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
荊門荊門山名也在今硤州宜都縣
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
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
戎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巴縣城是皆開門降彭遂長
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
丹青之信楊雄法言曰王者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
常常少先祿勳張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
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

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
年述弟恢又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
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
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
往年詔書比下比頻也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
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
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陳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
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大
遂平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乘

[illegible]
散金帛募敢死士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
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名七星之
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偽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志反又式志反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龍衰擊破漢輜重求
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咸都北面有二門
其西者名咸門
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
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吳漢疲倦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
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大亂被剌洞胷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
午乘門剌述殺之左右輿入城
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棄述妻

子益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掠焚述宮室
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
吏人從服孩兒老母曰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
之可爲酸鼻尚崇寬厚不治孫賞更職何忍行此仰
視天俯視地觀放麑怒養二著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
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
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良
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
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大常隆爲光祿勳
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
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
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西南越士曰有番山因以爲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
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遠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
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
事遠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際立功以會時變方
乃生節邊幅邊幅猶言修飾也綠以自飾侍
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及其謝臣屬岑彭發兵以命鄧與吳況首衝王者異日談
也于寶曰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壻等詣首面縛降
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壁玉也

贊曰公孫碧吏魂舌行士
數有違江山難待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

列傳第四 宗室四王三侯 范曄撰 後漢書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齊武王縯 子興 海靜王興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歆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齊武王縯字伯升 縯音引也 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

既有大節自王莽篡漢簒僭憤懷復仇之慮不
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
羣起南方尤甚伯升乃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
百姓分崩今皆旱連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遺畔）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
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
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大都督（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督都統其衆也）使宗
室劉稷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合軍而進
屠長聚及唐子鄉（音聚湖陽縣）湖陽尉（姓秦名恬）拒攻宛

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
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
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秉勝留
輜重於藍鄉（北陽縣有藍鄉）引兵士萬餘渡黃淳水（酈元注水經曰諸水
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肅該音淳作諄者誤）臨沘水阻兩川
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
皆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
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沘陽縣）乃往爲說合從之勢下江
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
卒三日分爲六部諸帥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

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王江兵自東南攻梁
丘賜至食時賜陳潰皇甫嚴望敢走漢兵急追之
却迫黃溝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
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關阜賜軍敗引
欲據宛伯升乃陳兵盛設鼓吹而前破金甌不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
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甑與之戮力
戰大敗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
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其名大霹靂賜
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
持節拜伯升像於鼓旗旦起射之蕭該音古
天下鄉亭皆書伯升像於鼓旗旦起射之

塾引六林塾門倒生也東海
按文云射白水北黃堆門
門生曰有降者衆至十餘萬人
望家樂咸歸於伯升而三輔大震
將伯升威明而寬貴士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
後倨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
宗室其德甚盛赤眉聞之必復有來同今亦眉起
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
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
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舉號鮮有能
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

乃攻燕自尊立爲王以號令若
宋義曰戰勝則卿兵破我承其敝非計之善者也今卑梁王以號令若
赤眉所立者賢相奉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奔降
赤眉然後襲其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
曰善將軍張印被創
義曰疑事無功史記曰項羽使武虛王欲被胡服胡
功疑行無名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
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桀失望
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
曰王莽改令長爲宰東漢光武帝置之
親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
升王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被殺六月光武

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
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
升寶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之
繡者尊龍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意
宏謂伯升曰音鴻門之會沛公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
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
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
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詣
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
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
陳潰圍勇冠三軍伐魯陽魯陽屬潁川郡今汝州魯山縣也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恐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穰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濟北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其篤焉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攝職蒲葭爲真平陰縣屬蜀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案文帝改爲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洛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

嗣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拳車都尉實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宅八人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貴人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故城今宣州溧水縣東北）帝不忍誅詔曰朕聞人君正身有所不聽白虎通曰不臣之義以自厚也天子德小故內辱大故外屏諸侯之義也天子德小故內辱大故外屏諸侯之義也天子德小故內辱大故外屏諸侯之義

軒之飾（綃軒有憲殺之事九仙結網繳所以主弋一章自劾辭也）入有憲之國（有憲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後興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秦武王之破家厚吉豈游士下客之爲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

王喜嗣立五年（莞爾謹案十一年國除）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按（新平潘臨云請公一信而解）赫咨（彭以顯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祀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新平潘臨云請公一信而解）赫咨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事公始封彭為歸德侯）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憲遠（新平潘臨云請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董蜎也莊傳識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童有毒而況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詩周頌也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嬭都嬭胡閒反說文嬭雅也生三男二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憚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盛唐侯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葬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長公主元與仲俱殁於小長安追尊元為新野長公主二十五年追諡仲為魯哀王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選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郡吏張申有伏罪與收中秦論鄰中震懾時有老母年旦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有小過應時立論降到視事四

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建武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郡二十六縣二十萬戶故以興為北海王二十年封興子復為暨邑侯續漢書曰縣屬東海故城在今瀛州東南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縣侯顯宗即位尊寵興等賞賜恩寵甚厚興每朝見輒賜坐內殿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無所乘與尊者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狀性好讀書常為愛玩歲終遣中大

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京都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朝來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日淺（東觀記續漢志云是吾幼時往悉之行也）大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若此初靖王薨（薨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貝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言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嘗世以爲楷

則之及寢爲帝驌馬今作某書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以爲名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蕭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爲亭侯普立七年薨子襲王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

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援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援子馬防及馬廖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馬防入宿觀與謁者僕射劉珍（珍事見平原王勝傳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駙馬都尉劉倫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萭年令王莽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公人視之還白方坐哺良復譖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比聞最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故耳當復何若乎）曰汝與伯升及共謀如是既而不得

從軍至小長安遇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卓勿接書昏良曰老子不幸宗族單絕駒牛哭且行何足顧故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九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況羽反）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子項王商嗣永元二年封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

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吳令喪私婿小妻喪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今奴金益取亭帝金與亭仕子帝金與亭仕子紋殺之慈其屍道路相由舉奏詔書貰削中丘縣屬趙國改城在今邢州內丘縣邑隨室諱忌故改為內焉）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為乾傅堅朝夕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其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悚王豫嗣豫薨子獻王救嗣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侯（東觀記初名光後改為祉）城陽恭王祉字元伯終後侯買以長沙定王子討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討於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立子戴侯熊渠嗣（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立子敞嗣敞謙儉好善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兄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屬荊州刺史部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初祭明堂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劉崇起兵（崇被廢記曰敞歸長沙定王子）王莽畏憚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歸皆指史強責祖敞

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拒邪敞怒收太守曰鼠何敢乃爾史卒諸室子九百餘人微動靜也崇見并將老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屈從曲也社稷傾覆今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勿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相黨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子義起兵攻弄南陽捕殺宣女婿走女壻也餘日義起兵也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以子弟宗族為士卒充弄新居攝慰安宗室宗室不被刑誅及善基上

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又敞卒社遂失貴廢又不得官爵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尊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又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又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沮又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父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

御物車馬衣服追諡敬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
城陽王重級還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
祉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 兒不之國葬於洛陽北
芒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為祭陽侯以奉祉祀平弟
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
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眷陵為章陵縣十
八年立考侯京侯廟比園陵置嗇夫 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
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徼水諸事詔零陵郡奉祠鄧侯敬侯廟以四時及
臘歲五祠焉 臘歲終祭也 神之名也 置嗇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
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

侯平子宴嗣宴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洧水王敏字經孫 敏音許訓又反 光武族父也敏子終與
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又唐子終詐殺湖陽尉
更始立敏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
敏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敏為洧水主終為淄
川王 今淄州也 十年敏薨喪思慕哭泣二十
餘日亦薨對小子燁為堂邑侯燁字林云光也音充
終祀又封終子鳳為陽泉侯 即縣今屬濟南部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 以奉
第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續治表曰茂自號為劉先職

亦聚衆京師（京縣在今鄭州滎陽東南京水出焉）攻下潁川（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東南）汝南（汝南郡故城在今蔡州汝陽東南）攻破南陽（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南）殺南陽太守（時南陽太守阮隆也）自稱將軍與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河內郡今懷州）誅翟義（翟義起兵東郡太守也）立嚴鄉侯劉信（嚴鄉縣屬東郡今濮州鄄城縣東南）爲天子（信假稱成帝子也）攻破東郡太守（東郡今濮州）及青州（青州今益都縣）徐州（徐州今彭城）諸郡縣（縣音玄）衆百萬（百萬舉大數）光武既至河內（河內郡今懷州）誅翟義（翟義起兵東郡太守也）立嚴鄉侯劉信（嚴鄉縣屬東郡今濮州鄄城縣東南）爲天子（信假稱成帝子也）攻破東郡太守（東郡今濮州）及青州（青州今益都縣）徐州（徐州今彭城）諸郡縣（縣音玄）衆百萬（百萬舉大數）

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侯（穰縣屬南陽郡今鄧州）茂弟乔與濮王俱起兵（濮王謂王莽所立濮王嘉也）浮鄗封朝陽侯（朝陽縣屬潁川郡今鄧州穰縣南）浮尚未元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羌子封絕延光中

護從兄壞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免爵爲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普交反）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廢爲郡縣所侯蔡陽國除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鸞賜兄欲爲報怨賓客轉劫人發冤州郡殺顯獄小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舊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

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孤疑賜深勸之乃拜
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
入關修宗廟先置社稷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
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
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
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
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
年封爲慎侯（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
定封爲安成侯奉朝請洛陽有恩信故親享之數
（孟氏時至其家供具賞賜與故舊無

流送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
拊嘉旦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
（旦孫）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言嘉
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爲
千乘大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
封爲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奮爲黃李侯十五年嘉
卒子參嗣有罪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
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以義舉兵示不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二
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脫同泗水二侯或忌或功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通

鄧晨

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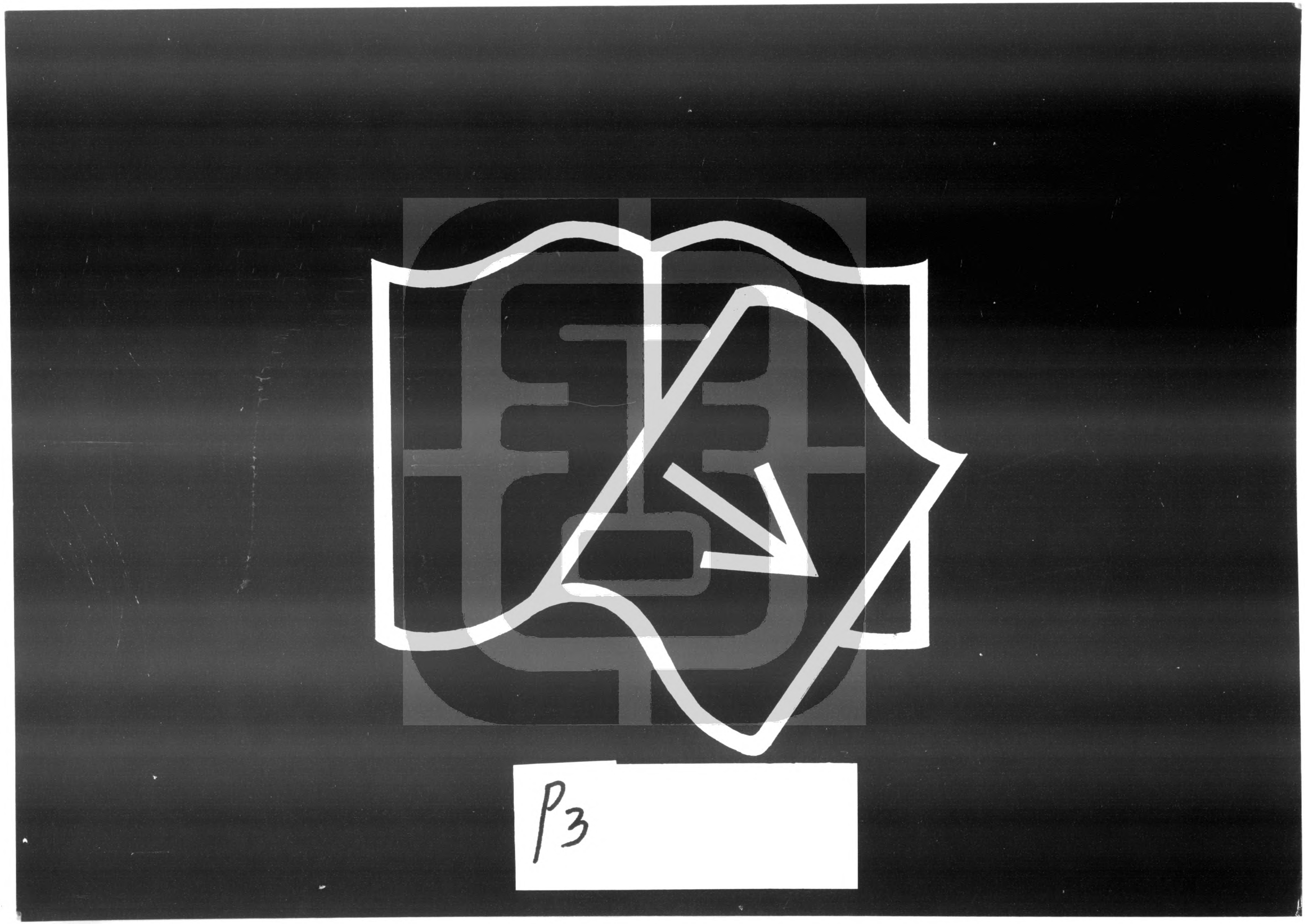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子孫左謹閨門之內如官廷的）長九尺容皃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來歙敘曾孫歷）

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王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蕭何從事）

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之巫縣屬蜀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地也）莽未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

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騷亦動也）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平重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重佩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奢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

守在安光武乃微觀通旨即如此當知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結猶固也）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講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載車騶士亦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應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甚嚴君狀兒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



P3

章未及報留關下會軍發覺通得走并閩之乃
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閩子無狀無狀謂禍大可名言其狀也
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關臣顯願質守俱死
曉說其子如遂悖逆合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刎割也
并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并怒欲殺守
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
亦誅通兄弟門宗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
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
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
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

諸皇子帝感通首劃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
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
年卒謚曰恭侯帝又自幸其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
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黃字作篁也李
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
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李隨安衆宗室會
見安衆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即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久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之文李通豈知夫

天道性命要人難言之福 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吾亦與之矣郭象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死所望是失其正何可性也即史記未央之禍是也 汗滅親宗以歾一切之功哉 僤水曰汙言族滅而汙池之也歾音丘端反一切謂權時也 昔家毅負書不徇楚難 戰国策曰吳楚戰於雲夢之中後昭王乃得入鄧蒙穀奔入宮負離文之屍五合失法百姓皆亂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有杜稷血食余豈惠死君乎遂弃於歷山也 即墨用齊義雪燕恥 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湣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 彼之取舍所立其始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鄧人常父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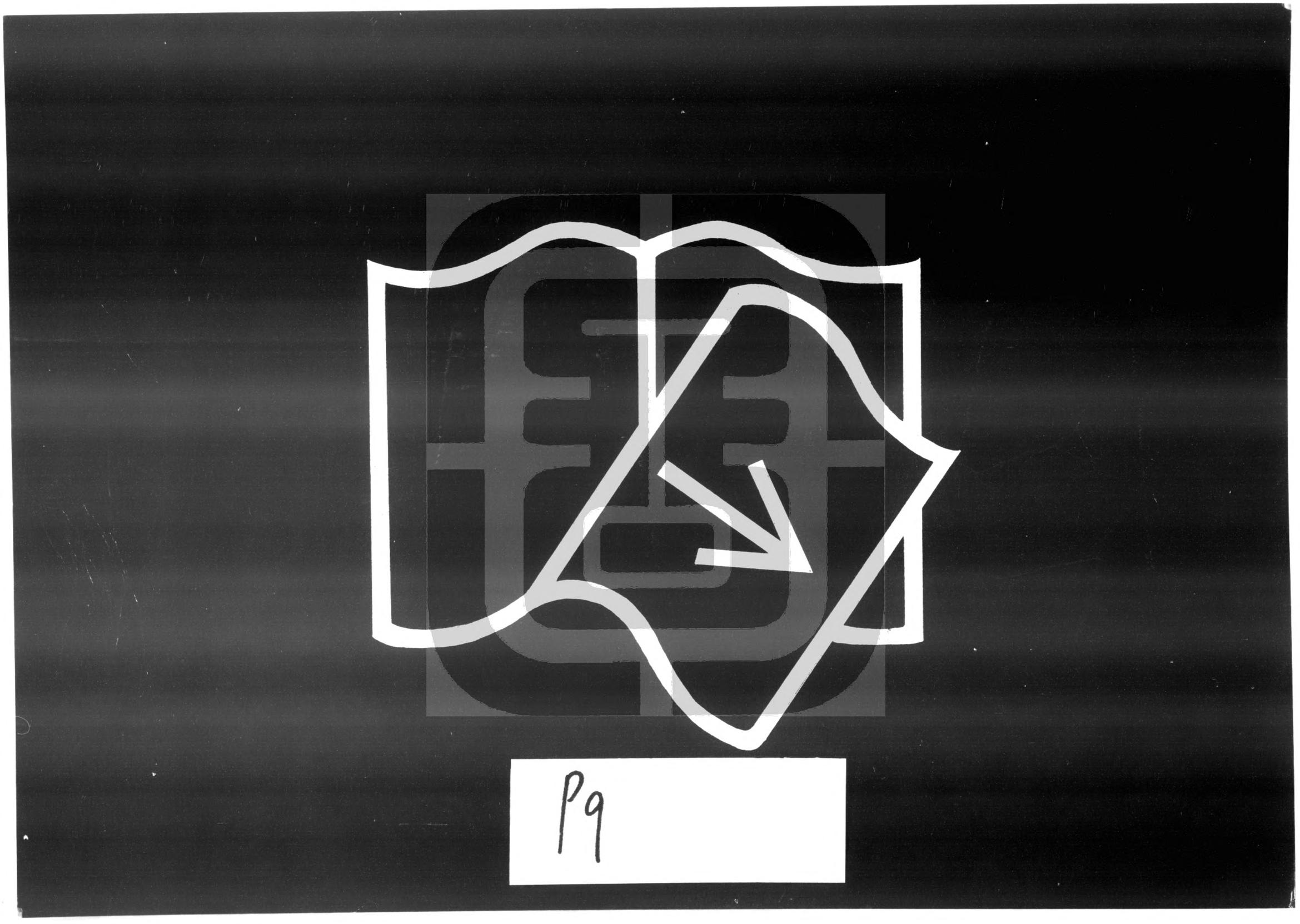
焉也 王莽末為郡邦佽宦命 命者名也言有其名籍而趨之也 久之與王鳳王莽等起於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 雲杜縣名故城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南有三鍾山也 衆復振引軍入破之 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遂北至宜秋 續漢志曰南鄉宜秋聚也 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 盛弘之荊州記曰平氏縣東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南有三鍾山也 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 續漢志曰南鄉有鄂縣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收散卒入黄谿 黄音胡瓜反 劫略鍾龍間至宜秋 續漢志曰南鄉有

大事成丹張印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
刺以刺合曰據也常大悟曰天下百姓思漢
故豪桀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殞身爲
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
常深相結常還具爲丹印言之丹印貪其衆
皆曰大丈夫既起義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
心獨歸漢乃稍曉丹印曰往者成哀微無
嗣故王莽得承閒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
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
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
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
若負強恃力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
項之興觀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衆議事
或言之道也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
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
此天所以佑吾屬幾陷於不義願將
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豪
受教即引兵與漢軍
心同力銳氣益震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
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

而宋鮪張印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貢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更經也艱危謂帝敗小長安遠常及王尋等也）危何日忘之（雖危常共破王邑言常云劍氏眞主也誠思出身為帝）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劍氏眞主也誠思出身為帝微以貴之故不去吾與汝共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

得以鞭策託對陛下（策馬鞭也言）始遇宜秋後會（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陽幸賴靈武輔成新命（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亦冒之難喪更始不量愚臣生以南州心矣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為天下復矣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載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群臣言常以匹夫與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矣中元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封山桑侯（山桑縣屬蒙郡今亳州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群臣曰

北家卒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忠好全石真忠臣也
是日還當爲漢忠將軍董訢今諸
將皆屬焉又詔當北擊河間漁陽平諸苞聚五年
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
攻下邳當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當
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
望當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城遂降又馳
率騎都尉王霸共平定郡縣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六年春徵
還洛陽令夫人迎當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北長安
鬼頭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當爲橫野大將
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尚書謂尊頭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
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追將過烏氏朝
縣屬安定郡也當要擊破之轉降
九年擊黃巾後北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
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
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
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伟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
隆陽州刺史祖父勳交阯刺史父宏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
荐未光武嘗與兄伯升又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



P9

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大笑晨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牢酒叔爲請得免

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道走遇安集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必手擁曰行矣不能相救無

南繇侯 繇音力全反 入奉朝請復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至章陵徵晨行延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醼賞賜數百十萬復遣歸郡晨與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閉東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 汝土以殺魚稻之饒流行它郡 衍饒也 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 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家令各一人也 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親臨喪送葬謚曰憲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禄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作仲卿東觀記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纂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請將之後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誰堪若荅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鄧禹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鄧必束手自歸則述自立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鄧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鄧既還復往說鄧鄧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鄧氏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鄧將王元說鄧多設疑故久未豫不決宋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兒也音滔東觀記云狐疑不決也歙素剛毅遂發憤

質責鄧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鄧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言出於今日因敎前刺鄧鄧起入部勒兵將殺敏敏泣涕求救敏徐杖節就車而去鄧愈怒王元勸鄧殺敏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鄧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器與名不可妄授也）俱愼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

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樂書伐鄭鄭人使伯駹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寶而犯之哉君叔雖單（音善）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梁執楚使遂有折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是輕我也乃殺之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乎違交往來游說皆宜案舊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龍驤將軍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

人伐山開道從者須回中 黃須回中並地名也音盤武音義曰回中在汧人陽州汧源縣也徑至略陽 徑直也斬隗守將金梁因保其城隗大驚馬曰何城何足以喜然亡以喪陽隗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歛 歛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殺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隴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歛王坐屋斷木以爲兵隗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妻縑千匹詔使留屯也長安悉監護諸將歛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

二君平定涼則沃野計窮矣宜益調 調徒弔反發馬儲積資糧進臨之浮船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 重直龍反賈音古孤反於是大轉糧運 轉陳倦反運於汧積穀六萬餘斛四百頭以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 於音烏詔歛率征西大將軍馮異 率所律反征西大將軍馮異 異音以吏反討武將軍馬成武將軍劉尚入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 聚名也見光武紀落門隗頭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

用及頭二後五銘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聚自
守州郡不能討歆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大
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
千人獲牛羊萬餘頭誅殺數十萬餅及擊破襄武賊
傅栗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
（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歆乃傾倉廩賑
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歆與蓋延馬成連
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
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歆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歆
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歆叱延曰虎牙敢然令使

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
及效兒女子涕泣乎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
延收淚強起受所試歆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
何人所賊傷中臣要（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著天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
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願陛下
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陛下哀
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曰蕩蕩
乃賜策曰中即將來能致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
忘家忠者彰著遭命運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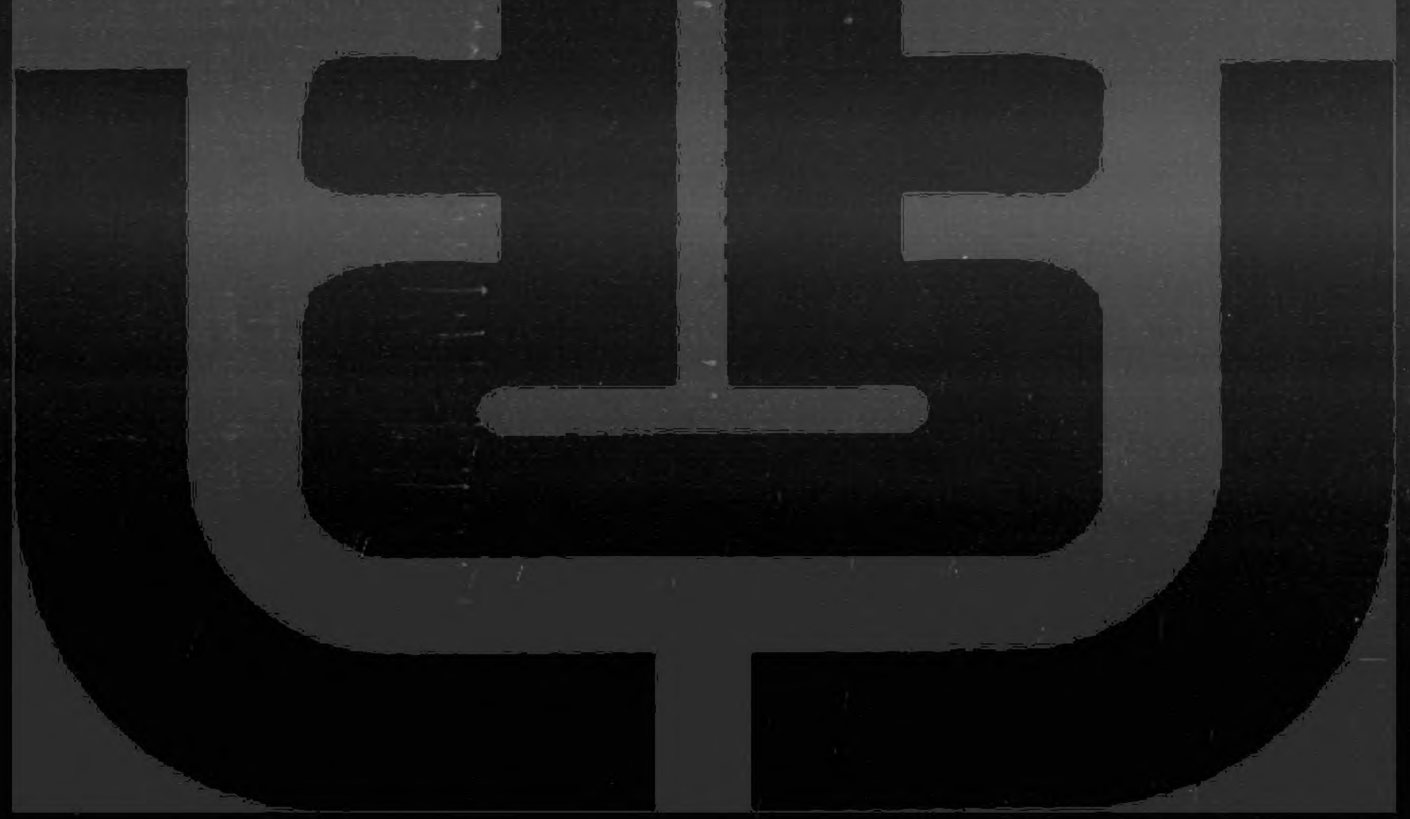
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
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次歙有平羌隴之
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南也）
子夏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田為宜西
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夏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
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
豈獨詐謀哉而能獨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
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父公主子不元中為侍中監羽
林騎武帝當令中郎將（林騎監羽林騎名）永初三年遷射聲校
尉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首歷安
（員女弟為清河王慶妻即安帝
姆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
而傾側終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
矣遂絕周廣謝惲等共讒陷太尉楊震
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敢寶託元舅之親
辟要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驚痘不安
監邪言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璽

及其安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郎吉等互相是非聖聰遂誤讒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數息亲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李當廢歷與太常趙熹以為太子嗣統日經論語不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寧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郭以禮義廢立事重匪誠豈思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徒救反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李家小黃門籍建中侯高梵音扶汎反皆以無

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張音五羊反第五讀讓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宗正劉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承樂闌守丞兼守之丞也長樂未央廄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廄令一人長樂廄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愚之乃使中常侍奉詔旁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

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懷群小共為讒譖
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蔽事君之禮朝
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群僚迷不及當
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群臣先頓首曰陛宜如
明詔歷佛然字林曰佛音扶勿反怫鬱也違背也違猶戾也
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比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朝車駟國禮
固得輾轉若此乎周禮司儀乘車三乘公車三乘侯車五乘皆駟馬輾轉不定也詩曰輾轉反側
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奉詔太尉乃免歷兄
弟官朝國稱慕公未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視
事時人為之震慴諫議大夫詹起歷為將作

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大議欲封建太后從弟
故諷劉瑋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
丑良反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
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
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
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
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子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
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
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
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拜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戎識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爲公雖孚宗卿未驗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識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王常知命侯後歸朝及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爲知命侯故曰帝念録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欽哉欽哉君叔斯言無玷玷缺也方獻二捷永墜一劒小雅采薇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卷16－卷20